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二百二十二集部

秋澗集卷六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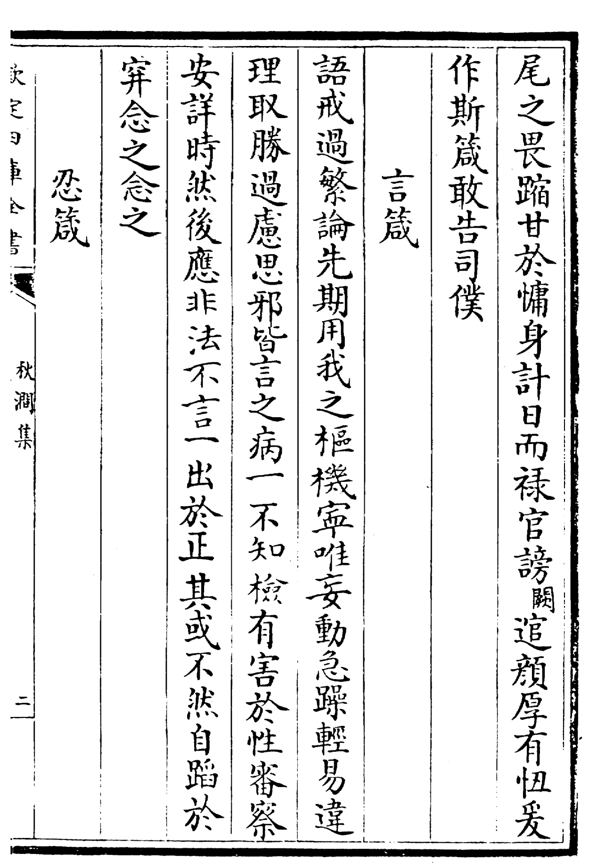
元　王惲　撰

箴

憲司箴

肅肅憲司虞夏九牧其在漢唐刺史都督控臨百城靡不約束既重其權匪輕所責治弘務簡望隆威赫有臺閣清嚴無州郡急廹繡衣四出輶軒金節命服有彰非爾徒設奉宣詔條廵省按决官之邪正政之得失酌汝

之言以明黜陟俗之熾惡民之休慼恃汝注措以安以息國有重典越惟刑辟圜土幽囚肺石寃抑仰汝審察哀矜致恤毫髮或差追悔何及剛不可憚憚則氣怫弱不可欺欺則衆忽事無避難避之愈集法毋情破破之有窒何以處之必正必式一有私萌力為之克如松斯貞如鷙斯擊其嚴秋霜其平砥石是乃所云邦之司直我玉無瑕彼疵可録志行氣伸吏畏民服一道清寧乃稱所屬其或暗夫大體苛細是燭較利害之孰多至首



尾之畏蹜甘於慵身計日而禄官謗闕追顔厚有忸爰作斯箴敢告司僕

言箴

語戒過繁論先期用我之樞機寍唯妄動急躁輕易違理取勝過慮思邪皆言之病一不知檢有害於性審察安詳時然後應非法不言一出於正其或不然自蹈於穽念之念之

忍箴

忍之為字以刃加心少或弗隱其傷必深家府維訓挺挺而全謂予平生半在官聯萬變前陳履薄臨淵少觸與競其心即燃自救弗暇理何有焉量汝之性以忍為先惟忍則濟欽哉聖言

銘

楷杖銘并引

孔林之木瓌異者為多魯人世不知其名者蓋夫子没弟子各持其方之木來樹焉在枌檀㲲柞中名殊

顯者獨文楷耳前朝斵之板持以備新進之儀豈思其人重其文敬其手植之意也歟紫陽公攜二杖過衛一以贈予因識其楷之所以為楷也如是吁昔而簡今而杖用雖不同至於重其文敬其手植之意一也銘曰

體堅而徵色正則瑩庚庚其文挺挺其性木根傳萬世之芳枝葉蔭百王之聖斵而杖之以扶吾道之衰兮庶由乎義路之正且予年之方盛是不可施於其鄉兮復

將獎蛇妖於異日于以叩原壤之脛惟桑與梓必恭且敬矧吾家之草木敢不同甘棠而加愛兮故賡之以舞雩之詠

檳榔杖銘

體堅而柔節促而澤赤藤桃竹非所狎兮青蛇奮蟄腹紋鱗鱗入手滑兮質挺炎德出入有聲豈特鏗爪甲兮堂堂許公國喉舌兮杖而登朝表節兮是將代太尉之笏擊奸慝於未孽也

芝枕銘并引

予觀神農氏之經芝之種有五焉紅者如珊瑚青者如翠羽黄者如紫金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皆光明洞徹如氷之堅五岳之所産焉後之以芝名者率若是豈柳柳州所謂天澤餘潤雖枯朽敗腐猶能幻出芝菌以為瑞物是謂之芝或間産名山或蒸出枯朽予不得而知也但不斤不斵底平面傾犀文外繞疊成枕形誠可以薦牀笫而承幽人之甜息也銘曰

體似重而輕性似柔而剛豈顛木之餘枿薦幽人之野牀質似芝而秀文似犀而光果齋房之瑞氣化奇形而不忘但髣髴兮一枕之妙至於為芝之為菌吾不知其物化之常秀比蓮葉清凝寢香枕或强名用適則良俾歆之藉之勿邪其所思兮是可以夢周公而接羲皇也

砥柱銘

水之為力無物不從津門之險壯夫砥之為雄洪濤西來萬夫前攻而戰而薄我當其衝狂瀾勢倒安流而東

屹嵩華之隆崇也吾儕小人弱植淺中哀俗外誘羣邪內訌苟內省而不疚有確心而直吾躬也

金銀沙二泉銘

山之清潤澤氣以通兮坤之靈秀醴泉以發兮太行蟠亘元陽所軋兮天門左界二泉並出兮巨鰲背鑿寶藏泄兮靈淵濟淪海眼徹兮泓澄一碧金瓔屑兮全流石爍爽冰雪兮雲煙藉潤為改色兮酌而瀹茗甘冷冽兮挹之薦帝明水潔兮淋漓膏液補天缺兮女媧鍊石用

不竭兮夸娥弛擔濯困眀兮七賢尋盟沈醉達兮幽響傳谷鏘璚玦兮山空月落仙人揭兮闕　生肥悟真訣兮我銘勒石泉不涸兮

端石硯銘

硯之同功甲與鋋試之敵場惟利堅其或不爾安用焉嗚呼此硯穹而圓神黿足跧舌有泉既利我穎墨且便

青州絳州何所賢題品入格因公椎處士或托斯銘傳

默齋銘

語寂滅者涉於絶類談自然者入於虛無嗚呼默乎其天地閉賢人隱括囊无咎无譽者與至於明良相遇治具畢張一言而可以興除者如宣父夾谷之盟孔明隆中之論兹吾儒之事也豈得退藏於默乎豈得退藏於默乎

閑邪齋銘

噫嘻是心既岌而放内閧外膠靡不馳鶩忘返從流于馬板蕩維禮與義以戒以懼存之以誠為閑之具有人

于斯言動聽視庸信庸謹造次於是成德雖中慮萌邪
侈一念或非為奸所餌易演文言閑之義宣一聖精心
權輿於乾譬海乘載一碇能安如馬泛駕受羈則旋隂
去而虗浪平斯淵彼碇與勒曷能舍旃何似李侯周防
未然操心知要惕焉拳拳言信行謹其殆庶幾一誠存
中太山可移素志不昧聖賢同歸

洮石硯銘

吁爾洮水中泚翠欲流礪於砥考之譜端歙齒波及余

古月子鏩而泓堅澤玭孰為尸王御史

璹瑁龜洗銘

豎月槃漢洗器制爾形從相類漢維魚我龜貴取彼壽綰元氣宜子孫傳後裔銘者誰王子系

訥齋銘

堪輿兩間事變靡極成始要終非言莫立玄聖垂教訥言為先匪曰終默時然後言喋喋利口返為事愆覆邦亂家身溺于淵猗嗟郜君內思靖顓一訥銘齋浩浩其

天人亡道存寔大其傳尚來者而恪守猶丹書與湯盤也

文貞公笏銘呈賓學士公家物

唐有天下垂三百年於槩者貞觀之治焉其効盖仁義之一言世之望公三辰在天是則公之德何俟笏而賢耶銘存物亡寔大其傳則是樵之文伊笏之曾玄也猗歟賓公國老之元神物有歸寶之几筵安知無望攏而求後因甘棠而思邵伯於燕者耶

仙臺金跡硯銘為宋少卿弘道作

盤盤嘯臺一碧千尺湛月露以洗空隱松風之湍瑟仙游何之留此真跡斲而硯之是將晦靈蹤於翕歘藉玄雲而掩抑神物有歸蘭臺之客會登玉清蕩空碧斗挹滄溟醉憑鰲格拂海苔之霞牋揮仙火之巨筆也

楮都護銘

漢開西域國三十六中置都護控制約束强凌弱折遐有攸屬我嗜羣經視為席珍緗閱不時未免絲紛亦作

護府仰兹楮君統之有要無相奪倫侵損日遠緝熙日新揷架安書曰史曰墳勒銘于上策蕪然勛

太湖峯銘

丁生贈余湖峯一株頂足背面蒼鱗隱隱渾然天成無微竇可隙植立几案間殆與頎頎君子相對殊可翫也昔元春陵作椂溪杯樽等銘命名既異垂戒又深予嘗讀而愛之因銘兹石仍掇其義

片石何狀天然自若鱗鱗蒼竅背露蛟鰐一氣渾淪略

無巖壑太湖凝精示我以樸我思古人真風眇邈變詐百出孰知誠確心深洞府混沌六鑿剛健篤寔君子之質惟其似之是用比德嗚呼安得誠天下之意如兹石之挺特也

書厨銘

至元十七年八月三日夜與子孺燈下觀丹書銘因擬而作此

置之於室胡若載之腹也名汝曰厨以其無不蓄也腹

至於餕返為汝所忸也子其戒之惟勗

鸜鵒啄金桃研銘大名劉總尹求予作忍濟堂銘奉此研見謝

翠鸜啄桃翩欲飛去棲影片洮以慧之故芸閣風簾疑若與晤助彩毫端辯夫詞語槌黄鶴而倒芳洲賡正平之賦邪復明辟而以夢諫草梁公之疏也

菊井銘

余到官兩月移居司西官舍治舊井而新之方衆菊爛然擇其佳者植諸欄傍因銘之曰菊井其辭曰

養而不窮者井之德也服而能壽者菊之靈也我潔斯井罔羸其缾彼窈然而深泓然而澄葢南山之餘溢廼

濟清而未名思欲沉浸醲郁皆菊之馨庶幾西河南陽之意仁吾民而制頽齡也

冬藏圖右銘

太極中分有静有動氣與理錯未免交鬬孰盡聖哲不思而中思而或邪奚翅荒縱理明伊何精一為重閑邪存誠谿而可畏内莊全體外致吾用早也奚思尹則孰

覺一洗妄心盡易前錯學孔之學樂顏之樂華去實存
玉礱石斲道最中害或輟或作不學而衰即成枯落念
至于茲立敢不卓蘄惜分陰守之以恪敬入為門補我
不足足豈三餘日新一日動靜云為是為之則敢告靈
臺服之無斁

左箴其目曰定力以固窮為冬藏圖作

天運循環有泰有否人生其間邅一氣類乏之財曰困弗
通為蹇苟遇不安習坎而阨自昔君子器藏俟時出門

有礙吾將安之仲由慍見阮籍窮哭惟昧困理于躬于阨安之有道說不徒泛堅我定力不容少濫氣養以剛志明由澹少焉墮昏亟為澄湛衣敝服緼一溫而止飯糗茹蔬一飽而已茫茫戹臺悠悠羑里文明為異孔玉槓毀聖賢猶然況弗至此我道未亨克念終始

敬義齋銘

維天生民畀之者全氣有澄滓因之以偏惟聖立極俾復其天困而弗學民斯為下甘彼顓蒙時有不暇閒有

知悔或窺厥竅遺緒茫茫又昧其要大哉文言聖學之宗致力兼補蒙而聖功一敬内生義須外克凡百君子有云有為行而宜之心宰物隨祗直而莊匪方於動事物之來未免變閱惟其夾持務成徳尊既銘吾心復書我紳始終是則日新又新

垂龍圖銘

所翁姓陳氏福州人嗜飲恬於仕宦善圖龍見知於宋理宗嘗以商舶越海與真龍遇自是盡其情狀其

作也必乘醉潑墨為之天機所到非學而能殆邈𡙡之㒒墨法云

醉墨翻雲族聚所翁圖龍與眞遇黑風吹海作太陰大火出山雷奮豫是將執雨機而飛天俾滂沱而洗吳楚

宿雲軒銘 并序

吾友中丞王君買宅蘇門得奇石一峯厥狀如雲靄然輝暎於庭戶間甚可愛也因名其軒曰宿雲徵文

於余乃以是文表之其辭曰

睠此峯雲態度容與觸石而生與石為伍究彼南山宿我庭宇主人名軒其義安取是將停藹藹之容為思友之故邪伴東山之卧抱濟時之雨也雲兮雲兮出雨者之間固無心兮其從龍也須以時兮吾豈欲度之以自潔徒為怡悅而已邪

水晶筆格銘

玉瑩氷清太陽之精孰琢肖山之形鎮我几案虛白夜

生息我矛稍摩壘之聲空明洞徹爛氷峰之孤撑物有形似吁足可驚若倚之而固寵旭日已升恐潰釋而摧崩也

頤軒銘為洪同蔘作

堪輿兩間物所克兮而長而養一氣融兮人惟法天浩焉同兮頤以象觀四陰内訌惟養之以中正不我舍而彼從是以得終吉而在躬洪公孕秀海山沉雄其材足以經制其量足以含弘賛翊樞務既貞且忠故謀謨應

事機之會談笑折尊俎之衝不恃全美方致養以為功果我枵腹以正以冲虎眈其視而始而終見寒思煦恐邊衣之未備寸膚失養念一士之或瘽扁吾軒而匪外飾起居飲食在日用常行之中吾將養已以及物致事業於無窮是知大易遖萬世之龜鑑尚何俟投一編於圯上之翁也

愛菊堂銘

草木之品色中氣清有隱逸之稱唯菊為能含精益齡

晚而芳馨又類夫君子退讓而不爭𢘻橋老仙友而堂
名雖隨履之弗進亦足以卜幽人之永貞華構傳芳三
世相仍其孺慕也孝凝然心深而愛中樂不勝口欲言
而不能自鳴者此郭氏之所以尋盟也若夫平泉草木
固護封植亦克厥承是或一道終未極愛之之至情親
存親没覩志視行曰如其道終身是程嗚呼郭君至性
愉色豈得於尹氏者拳拳而服膺吾今取為銘以告草
堂之靈安知不入户聞愾然之聲也邪

虹霓硯銘并序

趙太博彦伯出示紫石大方硯請銘余以石有竒雲類虹霓然因以字之銘曰

蒼梧雲蒸九疑濕碧海風濤翻出日江山通秀欝紫煙産此珍材比玉德金纏繞腹泄精英雹激神光掣蛟室雌霓斷影飲丹池暮雨連蜷一千尺虢泥鄴瓦稱善墨石中乃有此竒質子墨客卿尤所惜大率縱横供夢筆左招協律揖孫通出入英莖五音餚

楊氏雕玉寶章銘 并序

故叅政楊公之子晶家藏漢雕玉印章二方者丞相吉圓者太尉震也其慱陽章即乃祖息軒所傳故物大定十二年崔憲可詩序云長安許惟寧以是慱秘自米家船入手摩挲三嘆息趙君文彩珊瑚鈎禮樂監畫于闐花驄圖得之嗚呼二公以通明正直師表兩漢今去千餘載其風烈凛然思其人而不得覩物增嘅乃為作銘士桓慱雅好古今為集賢直學士庶幾能紹其家風者

漢丞相博陽侯丙吉印銘

吁寶章纔寸許紐靈龜綰漢組隷爲刻見邈祖神物䕶照千古此何夕得摩汝恍坐我丞相府初望氣郡邸圄詔夜殲拒户樞是雖天公可無偃柳興將舊圖乳褓恩其可辜獄有櫝秘不舒是章緘金縢如歸有數子與俱十襲藏無太踰防有光夜衝閶六丁取媲貞符在博陽宜特書

漢太尉司徒楊震印銘

伊弘農漢巨儒道𠫤仕聖為徒主鱣堂閲羣書表氏諱
兹為符位台鼎綰國樞赫漢炎走羣軀堂堂氣忠義軀
四知金厲貪夫殆是章玉不渝内寵横哲人殂與雀環
痊幽墟見白日歸子裕世失系紛莫區伊䓁楊豈公孛
茍不爾胡為乎致大鳥止丘隅淚如雨洗寃誣佩之行
可舍諸我作銘此嘻噓

張梧揮甘白堂銘

我識先師于清之野緩帶輕裘投壺歌雅伊時張君侍

立親傍虎豹在穴已炳其韋及將羽林肯構其堂榜以甘白于先有光試嘗論其言論諒天姿之殊常是將調和衆味羮傅咼之美邪彰施五彩絺上公之裳邪噫吾說已竟必一居於此恐德業之未易量也

忍濟齋銘 改作為楊子英題

多變而莫測者事機淺深殊跡而難度者人心善惡我擄事會忤激交作彼以機成客氣外鑠或當懲而乃忽可理遣而返愕隘不自容事安能若因小端而致大亂

又奚翅九州之鐵而鑄一錯也理貴含弘量崇濩落功若與即是心先怍言不可出我舌爲齘故堅伺桓門者收康濟之功俛出胯下者辦戡定之畧宜成王之戒君陳見周書之噩噩

海印奎星研銘

宋秘監弘道索賦詩被東宮旨編節世宗寔錄

奎麗空文之宗秀孕石與歙逄礲而研以類從海有瀾穹浮蓋印文光終古在拱前星問有待霑玄雲集毫彩

酌前言作帝誡

歙石壁研銘并序

至元癸未歳正月二日謁左山先生坐間出兹硯示客僕以形質異常略狀數語公喜甚曰汝言殊有契予心者吾子其為我銘之銘曰

玉德而金聲縠紋而紺理湛兮虛見明生於旁魄恍兮惚疑壁投於山鬼玄雲横馭風生燕几顯諸用起經綸於心上發餘輝綰秋虵於筆底是則公事業之美也我

將靜濯碧空洞徹表裏觀春雨之散絲似商霖之復起也

醉仙石銘為韓通甫作

爬髿蔓緣蹣跚蹩跛化而醉仙蓬首不裹傾欹落魄對客裎裸惟不適用得脫秦火黯桂樹之秋香普故宮之青鎖推墮人間無可不可頳碧凝蒼肩袖垂彈留賓蹤而盡餘歡每蹲蹲而舞我也

殷乳凹銘并序

韓生弘以瓦鬲示予制極古而可愛余曰此從何而得曰得之於帝辛之故墟然不知其為何制也余曰此殷之乳鬲也即為之銘曰

惟殷墟廢已久代所居止野叟殁而葬此何有其為物故商埴千年後見白日乳至四宜蟄蟄萬有生皆此出取為形縠瑑璧嬔龍觚飲而食秋凋銘渾沌鑒韓生藏深夜壑後來者見必作

贊

老人星賛

月帔雲衣金支翠旂御星䮶而淩沆瀣騰淵耀而表明時爛祥光於萬大湛南海之清輝我見我出為瑞為禧歷朱方而朝拄極祝皇壽之無期何南山之鞏固等旻天而峻齊然後廓壽域兮無際挈斯民而溥躋倚蓋霏蒼茫曷歸貝闕珠宮羣仙與嬉歌東皇而遠引隨升降而入氣機但天容海色渺不可以涯涘兮眂朝日之重暉

先君思淵子畫像賛

德之厚其所受也全學之博其所守也專材刃恢恢利周物先占氣斗間比之龍泉卒之臨大事以益辦曾何以惠文而為賢望之儼然即之溫然治之隆汚持衡以權一言吏師世有可狀孰謂神而化之之妙托丹青而可傳耶

王内翰寫眞賛

摠管蕭君出示承旨内翰寫眞木菴師題賛其上佀

有所未盡者因為之賛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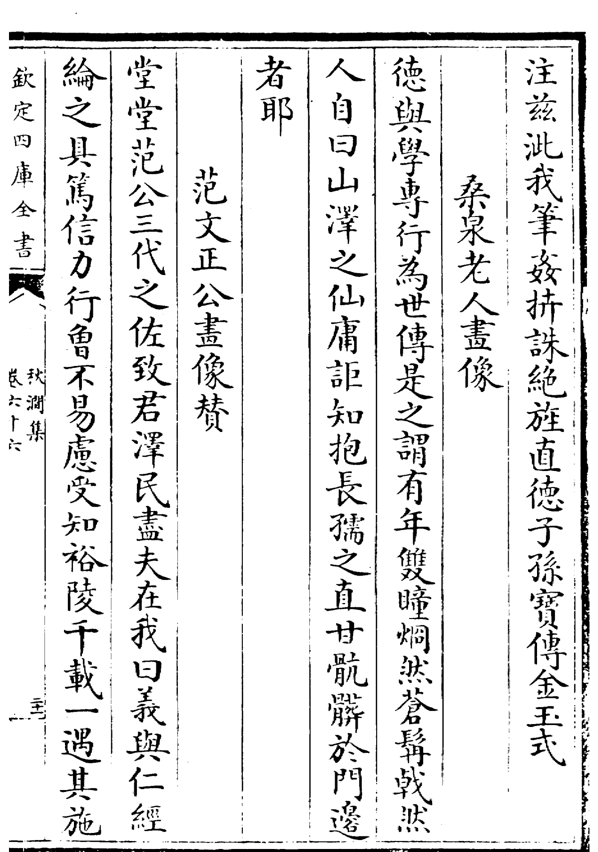
充氣之粹兮與材無忤靈襟之廓兮以道為腴延舉在龍門之上視草冠玉堂之廬其及物則見百里之寄其托輔則可六尺之孤天步改玉婆娑兩都悵蒼蒼之秋色欝喬松而未枯尚能賔扶桑之出日振人文於燼餘見之丹青清風穆如人徒知百年之遺老我以謂中朝之鉅儒彼睟然而容盎然而春見於眉睫之間者固非山澤之臞也耶

鮮于純叔寫真賛

遥遥華胄世霤令聞沇水之集其源淪淪老成雖逺而典型今見于斯人髯踈而秀心吉而仁藤白而冠紗烏其巾豈見夫身外之身予但知仁者之必夀其風姿落落百歲猶畫中之真也

麟匜賛

喻翁龜匜脹豕腹背負厥角挺竒骨列太階䘧盟滌今歸于我研與匜薊門市南冬日得滄溟之波浩無極挹彼



注兹泚我筆姦抍誅絶旌直徳子孫寳傳金玉式

桑泉老人畫像

徳與學專行為世傳是之謂有年雙瞳烱然蒼髯戟然人自曰山澤之仙庸詎知抱長孺之直廿骯髒於門邊者耶

范文正公畫像賛

堂堂范公三代之佐致君澤民盡夫在我曰義與仁經綸之具篤信力行魯不易慮受知裕陵千載一遇其施

幾何貞我百度狺狺羣言激公而去天下之事匪材莫
為遭時富材中斬固之治止斯耶由數竒耶再拜公像
涕洟咨嗟

乖崖公真賛

堂堂益州元精之傑用智馭權以氣達節在德克剛得
吏之訣其拔時也若乖崖而極經綸其擿姦也不鉤距
而洞窟穴噫太華之雲清淮之月豈無閑心大厦火爇
較以出處此兼善而彼獨索宜公平生日新事業皂𣗳

褐衣有將之威我拜公像清風凜而悠悠九原雯莫起之

呂仙翁真賛合道陵祕府物今為王㸃省家藏

元精貫中老不息先生煉形與之一氣機出入我所乘世間甲子管不得有時變現稱劔客三江五湖風袖碧江雲紅爛岳陽樓醉飛星馭鞭金蚪騎驢歘上長安道來看西風渭水秋古人事業垂不朽八表神游欲誰友乾坤況復一洪爐萬古消沉竟何有先生遺照滿人間

已是真筌不死傳只須袖裹青蛇氣夜夜人驚在斗邊

駁華驄圖賛并序

馬之有駁猶人表之異常也昔骨利幹貢馬百匹中有駁者太宗愛之親為製名曰決波騟又秦胡公有乗馬號忽雷駁此馬毛質時異豈骨利之遺種歟故供奉官圖形以獻見方物一時之盛云

吁神騟骨相殊振蒼雲散華軀供帝閑馭虬鬚歷八極塊清都非所覬三品芻有物制喋不舒絡青絲伍騶奴

終奮鬛躍天衢君無癡茲畫圖

填星神像賛

坤元之精積而上曜厚載之德至静而妙爛然黄明有歳之兆僧繇像之其神杳杳冠著牛首類其順也手綰方玦取乎填也非夫知鬼神之情狀者何以測其奥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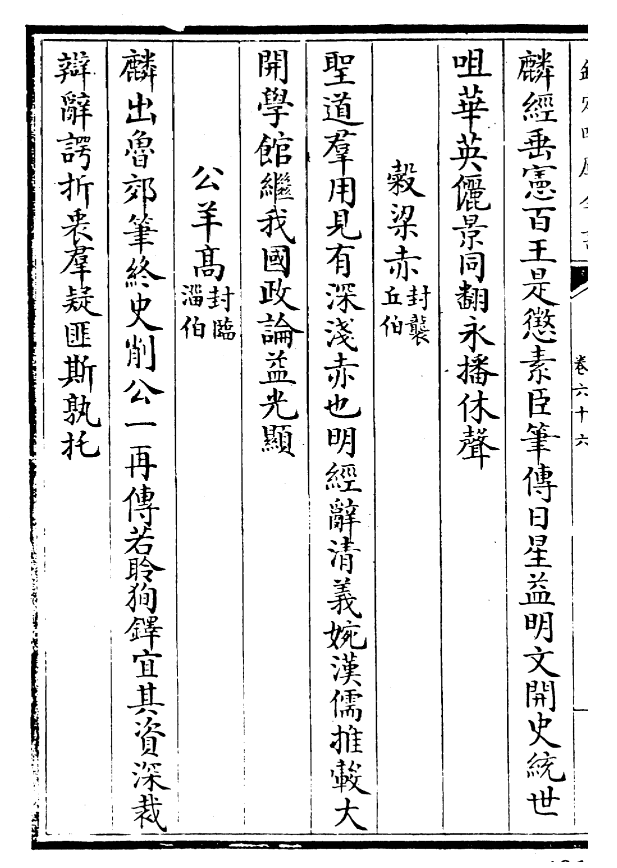
二十四大儒賛并序

堯舜之道得孔子而後明六經之旨俟諸子而後發

逮秦火燔蕩先王之迹一向熄滅而天理之在人心者何嘗有一息之間斷哉漢興諸儒挺出如董生劉向孔安國毛萇揚雄號稱鴻碩斯皆摘奎之光發輝孔壁探聖之幾取訂口傳致興學立官文風彬彬可謂盛矣然六經之旨有師授而無傳著東漢已來師說並行馬鄭賈何服虔王肅之流網羅衆說正誤刋繁流藻箋註復使聖道燦然如大明當空蔑不耿昭以之斷國論建民極有不可斯須離者至唐踵七代

之裒理雜文獘道統益微及韓愈氏出以道濟自任隄障末流廓清義路蓋皇皇如也故人偶位置終之以昌黎伯者良以此歟若夫闕　三才彌綸元化前世比闕　圖像列配神庭闕為不刋之闕　至元癸未冬十月齊府廟宫兩廡繪事告成闕　明靈儼然如在爰作賛文昭揭於上庶幾乾端坤闕　軒豁呈露聳齊人之敬為邦家之光也

左丘明



麟經垂憲百王是懲素臣筆傳日星益明文開史統世咀華英儷景同翻永播休聲

穀梁赤封龔丘伯

聖道羣用見有深淺赤也明經辭清義婉漢儒推轂大開學館繼我國政論益光顯

公羊高封臨淄伯

麟出魯郊筆終史削公一再傳若聆狗鐸宜其資深裁辯辭諤折衆羣疑匪斯孰托

荀卿封蘭陵伯

金聲絶響詭辯縱横蘭陵著書吐辭為經憤彼譎變欺世迷民性惡之說有激而云

伏勝封乘氏伯

秦火驪坑儒厄斯極天不没公俾副孔壁渾灝之義垂範後王賴公口授帝道復光照耀齊國文奎煌煌

毛萇封樂壽伯

風雅三百一歸無邪絃歌音聆孰為傳耶温温樂壽漢

初名家訓傳首出遂正而葩敦厚之風永煽幽遐

高堂生漢博士 封萊蕪伯

秦尚法制禮喪無幾雖雖堂生當炎之始闕 國

容有頷會弁澤宮赤舄几几

孔安國 封曲阜伯

書出漢初壁傳口授古隷未分詎免訛漏天開聖孫以

傳以定帝制復明累我國政

戴勝 封楚丘伯

曲臺傳經有千其儀戴君發揮其詳可知履之則貴悖

焉來違煌煌天序相我民彜

劉向封彭城伯

彬彬中壘帝胄惟英授經草諫力扶漢傾已志伊欝聖

學崇明鷩晃玄端山立神庭

揚雄封成都伯

有漢鴻儒述作之賢體易之妙衍夫太玄抉聖之心繼

成法言大醇小疵其然豈然惟寂惟寞天祿之閣出處

兩間其何以怍

何休封任城伯

高也傳經心深而文秦漢而下莫闚其門任誠解詁堅守如壘開户免脱破碎陳敵駁我漢事會歸其極

鄭衆封中牟伯

喧啾梁門師也威鳳志棲阿閣學明三統皇皇使華漢畀取重諒夫通材中藏大用

馬融封扶風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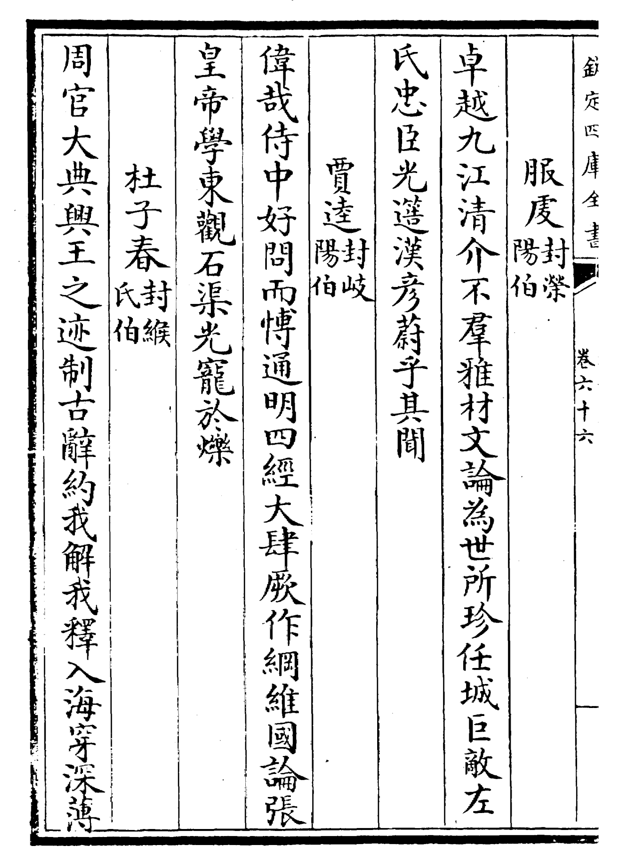
扶風氣豪博精羣集賢如鄭賈執經在席暢我休風彬彬文質尚想絃歌漢南之國

盧植封良鄉伯

海山沉雄精貫斗極篤生大儒文武之特以道事君以經翼國斂佩赫然氣掩羣慝

鄭玄封高密伯

秦燔六經天理曽熄漢興諸儒臆說雜出司均網羅刋繁正誤箋注皇皇流藻終古



服虔 封滎陽伯

卓越九江清介不羣雅材文論為世所珍任城巨敵左氏忠臣光遷漢彥蔚乎其間

賈逵 封岐陽伯

偉哉侍中好問而博通明四經大肆厥作綱維國論張皇帝學東觀石渠光寵於爍

杜子春 封緱氏伯

周官大典興王之迹制古辭約我解我釋入海穿深溥

霄透碧品物詳明千載是式

范甯 封新野伯

藻發儒林學淹墳籍嫉世浮虛著論詰寔盤盤學臺膠庠大開至今豫章有來羣材

杜預 晉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當陽侯贈司徒

堂堂征南經制晉室衽席金革研精麟筆學方武庫世號經癖有開後來理順氷釋緊公存歿懭悅靈氣我曰猶龍焉取虺異

王肅　魏衛大將軍太常蘭陵侯贈司空

猗歟子雍英發妙年書易陽秋傳列學官制刊朝典秩煥郊壇汪汪東海載覩其淵

王弼　字輔嗣魏尚書郎封偃師伯

龍出河圖經成三聖輔嗣窮幽乾旋坤靜漢說多門唯公取正伊洛淵源流光與盛

韓愈　字退之唐吏部侍郎封昌黎伯

維天有文公材命世彍義滂仁黜邪闢異世溺方深力

以道濟百折彌堅死而後已倒影滅沒巍不可企

文中子

顯允文中希聖之徒闡教河汾究然洄濟斤斤隋文不足與事挾策歸來心醉經史曰魏曰房曰杜曰李學傳聖心有樂有禮貞觀至治有三代風論夫源委先生之功千古而下與唐比隆

鍾氏先世畫像賛為鄉人大明作

顯允鍾公肇跡自秦金季家衛以財發身閣樓卉圃照

暎河濵優游卒歲壽開八旬維嗣强蹻結髮從軍奮提干將屢收戰勲鈞臺雪潰死節酬恩伊恕之父虵化其文憤志讀書行比鄉鄰陳力漕府克公克勤是知善繼述者豈無其因不過積徳與崇仁故培之厚者其發茂浚之深者其流瀚嗚呼鍾氏之子孫能不封植其本根也

趙曹州畫像賛

窔子宰單鳴琴在堂琅琅玉音齊魯之鄉流清芬於異

代得趙公之循良㢧冠惠文貯書撐腸不竊榮而易素守曾格物而恃已長貳政兩州治績章章字民折獄仁恕内將體春陽而休煥孰如秋荼之繁張覩兩漢之卿相自卒史而翺翔以材以術公其可方固沉底於下位浩淵流兮未央維嗣善繼秉驄奮驤慶之所鍾于焉厚償匪槐棘而就列將禮文之有光又何啻簪白筆而飛簡華之霜也

九公子畫像賛

史開府子名褘喜莊列學屢為萬夫長有時麻衣草屨以散仙自號

鋭目豐頤氣貌魁竒被褐懷寶有儼其儀出紈綺之間無豪貴之習抱夷惠之志蔚熊豹之姿齊物我於一致感盛衰之無時其或戴遠游之冠甘元氣之委騎將軍之馬掃千將之霓欻生皐比玄談四馳提筆揮洒以遨以嬉歛凌雲之歛氣等尺鷃而蓬飛耻以藝進與時推移希達人之大觀每先事於幾微與其身之外樂何若

心之内怡是則散之為僊見於丹青者如是又何計騰

寓說而橫氣機也試將須而為問恐吾言之庶幾

漢諫議大夫王章博士朱雲贊并序

孝成之朝劒履間健者猶百位然挺身為國直言忠

諫者誰歟葢當時皇綱紐弛威福柄移赤伏陰凝堅

氷日至獨能痛國統之將微憤中外之單弱毅然與

天子合謀屬具臣矯朝曲以社稷大計為言有殺身

以成其仁者在漢二百餘載之間唯仲卿與朱游二

人而已何忠直剛果之氣寥寥如是哉論者方以不量輕重陷於刑戮為譏吾恐為人臣者不以容身保祿是恥將何以為訓作諫議大夫王章博士朱雲賛

其辭曰

天厚之剛百折不撓履霜而氷辨之當早漢至元成國統中熄陰掩陽精九廟不食剱履羣卿孰非遠識坐䀹淪胥權歸外戚厄會中來詎容人力公豈不知言出禍入殺身成仁臣子之職彼牛衣言固非所恤諤諤南昌

慼公奮激抗書申明路開忠直三復斯言寓我心慼

維皇有師禮自天秩動靜安危以物以則矧惟中材性可善惡俟我儀刑狂聖廼作安昌師漢腹心之疾竊我崇髙容奸隱慝社稷大計莫此為亟雲位下僚自任稷契犯顔攖鱗為漢藥石諫雖弗行彼氣則折欄檻嶙峋我舌不結少師劘軀龍逢挺節以分以職於死為説並游無慙終古有烈

嚴子陵賛

漢有天下本以覇興陵遲世季其弊莫勝光禹阿諛雄歆狂鄙元成以來從風而靡維炎中熾故人作帝先生慨傷為漢砥礪潔我一已訓彼四方頋惟可加萬世之光幽幽富春渺渺桐江釣絲裘褐終焉徜徉是則柔理之道先生助治者其維皇哉噫

漢議郎田疇賛

炎漢淪精羣雄蠭起士昧所擇依强而已附袁臣曹風從雲委倖而有成終焉自逸堂堂幽州志在安劉信我

大義掃清國仇先生委質名正言順報以國使力扶衰運閶闔歸來大事已去君讎未復吾將孰與躬耕故山有死無貳白狼之役諒非本志是懲是膺權以濟事何以明公龍盧之封繫以千駟禄之萬鍾曽不少睨肯靡其躬嗚呼智如荀彧識似田豐明不自保竟貽終凶千古而下死魄英風

抵牾賛并序

郡譙門兩棖下有石獸左曰抵右曰牾為狀特異隠

其齒而吻張崩其角而顛兀頂髮雲委垂卷兩膊世傳殿宫中故物自衛縣移置於此放之集韻云秉心甚疉盖忠直獸也彼物爾得氣之偏者也何以識其性之云然以屈軼指佞神羊觸邪麟趾厚而不踐虎螭仁而有威是以忠與直可得而推也其所以表之以為世儀者古人制物有所取而垂戒焉盖忠者衛上之謂直者不骫之稱此則臣子之所固有而所當為者物能如是可以人而不如獸之云乎作牴觥賛

贊曰

吁奇厖三代制賢其德與戣異體具存神則逝遯比干而下遊悲獨夫之狂猘牴兮犺兮無效麟之出非時兮使吾拭面而反袂

西溪真贊

秩秩其德曄曄其英天禀之厚固非學之所能用晦而明與時偕行愚常與公從事雅量有餘曽不知趙張之蓬關豈鷹隼迅擊終不若鸞鳳之和鳴也我贊公像庶

幾典型道義視文章為重浮雲同富貴而輕至於生也順事没而吾寧疇為丹青可得而名也邪

雪堂普仁真賛

柳州序浩初讀書樂山水有文章父子咸為其道泊焉而無求賢於惟印組為務以相軋者遠矣

道行貞純初不絶俗機鋒洒落即之可親苦空任没膝之雪處心探濟物之仁草坐容身雨花繽紛雷音淵默獸伏鳥馴咄此圓神澹如凝雲耿金粟之孤影笑人間

之幾塵愛而贊之葢浩初一流人也

中書左丞許公眞贊

古人以道濟為任者時雖見於行藏心不間于微著於皇先生道深絜矩以希聖為心律已為度上明君道之方下易薄夫之慮危言立朝聞者悚懼公于斯時屹傾波之砥柱非天下至誠其孰能與瞻拜公像魁然眞輔奉璋峩峩其儼而裕至於體用一源先後有叙試以中元之治較之見論思與機務念公平生其丹青可得而

喻也耶

醫學教授趙公仲康眞贊

洹水流潤太行唯我篤生異人司時之瘥顯允趙公被服委蛇道高而施博脈明而智多世以醫名者衆如公之醫中而不頗護養氣元玉池生波攻以峻劑我禁我呵鬱焉有餘揮之以戈俟其半衰濟之以和開壽域者五十年良聲番番其所以得于公者如是被之贊歌知陽報之有在福子孫而為邪也

王子明傳贊

古人稱殺身易成事難雖然事有大小公私之間如不有已私專以公心除天下之害此其成尤為難能而可重唐代宗以萬乘之權羣公卿之謀至取一家奴宛轉畏懦不敢明言竟以盜歸之而觀著之節可謂壯矣

刻栢夏禹像贊并序

衡岳有怪栢一株世傳夏禹手植長沙温將軍得斯木一枝堅勁苾芬愛仰不已以為神明之物也刻帝

像以奉之亦臣子望舜九疑吽雲蒼梧之義也求潤色於余秋澗王叟稽首而為之賛曰

亹穆神禹玄功格天見之羮墻况手植之所刋帯不下而道存體雖微而儼然所謂敏之管窺浩浩淵淵嗚呼三代吾不得而見之得視斯像固足以揭吾之虔是將同敔石而不朽耶抑以與九疇而共傳也

田仲德先生畫賛

言論固樞機之先作行在士大夫為重卓越田公二者

錯綜氣無虛談才見寔用翺游侯伯之間擬擴香林之供幅巾横策掉首吟諷予嘗聞鄒衍之辯說有以卜先生之定動於戱文献不足以柯為楝載瞻遺像安得不有人物眇然之痛

栢溪主人張仲和真賛

堅以持其心直以養其浩用是二者以全純孝得其時而濟斯嬍安其貧而取進效其樂也融融為行也愷愷氣温而和貌儼以肖豈惟壽考兮康寧永以為郷黨後

來之教

趙緐爪寫真贊

丹頰秀眉踈髯方顋目朗烱欲曙之星氣吐若垂天之蜆畧施為而見底藴攄懐卷而藏器機褎也為平津之上客今而乃爪田之布衣注酒湍緐澱此鴟夷醯雞笑甕天之舞醉袖拂西山之低趦趄躡嚅尚肯效夏畦之病為浮雲富貴軒冕塗泥況斥鷃亭鐘鼓之樂游談到六印之纍卧元龍之樓下覺許汜未全痴也

耋杖圖賛

先生姓馬氏名天昭字雲翰汾州介休人自號師易老人丁丑歳壽八十有一

德維懿其存則不謂之命氣維克其定則能勝乎天故銜風之火易熄溉旱之禾有年而況有道君子者焉矯矯先生匪曲而全静以仁樂健為德先應獼無夢絶葦有編通而得叀悳之介黙而契消長之權何軒冕之可累豈山林而後賢氣精而鶴壽松貞而歳堅故得甲子

幾七七之數乾陽符九九之玄道與貌粹峙而停淵儼乎若介山之欝茂濟兮如素汾之淪漣方吾道之如綫賴此老之康延豈造物者畀西河南陽之夀固將為斯文無窮之傳也耶

趙徵士畫贊

君名鉉字仲器多巧思精藝術今年六十有一自號鈍軒逸皓所謂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者也祖質字景道家大輿之宂寓里金建春離宮在焉常有詩題學

舍壁間云折脚鐺中烹白蕎打頭屋底看青山道陵

春水過見之為賞識左右以公姓名對召見殊加優

禮仲器公之曾孫也

蒼髯于思雙瞳炯然勁逸欝幽燕之氣端倪探太易之

玄挫止其鋭鈍而名軒曽於物而不滞浩胷中之一天

是謂建春徵士之後其青山秀句猶隱見於眉睫之間

也

故金滎陽令傅輔之畫像賛

其父霖延祐年間進士行部臨潢没於王事

玉潔含光蘭幽藹芳孰為氣機貌温而良我嘗陪公杖屨徜徉冲善為植德之本撝遜厚周身之防見之丹青衣冠堂堂維玉田之傳其故家文物尚髣髴明星之煌煌若子若孫既衍慶以襲吉又將見再世而昌也耶

韓御史畫像賛

晦其明而於物也周以旋介而通其於事也曲以全神湛秋水顔如渥丹藹藹蔚和愉之氣怡怡為孝友之賢

施之有政其達固然同我冠于豸府受誇節之孤騫所可見而知者如是其不可企而得者殆丹青之黙然而淵也

渡水十六羅漢賛 為聖安容老賦

誰吮濬墨作佛事頋頡含光開太始稽首尊者十六相金沙灘頭渡淵水魚龍異獸同一家背負鱗浮供役使碧蓮泛灔百花小兩脚何曽踏泥滓法身化現烱孤月海風吹墮千江裏補陀巖賨寶香濃滄浪石上覩生死

白毫光滿海西岸航此洪濤悲一世玉溪老子出示余意匠經營親說似禪機已落慘淡中我今試下第二義九年面壁度龍象一日西歸攜隻履菩提樹下喜相逢拍板高歌聊爾耳

香木琴賛并序

南海石隱禪師合沉檀二木為琴絲而撫之其音克諧有不讓於槁梧者叚生得之以珍異丐余文以賛之其辭曰

繄琴之胎以桐為材製自虞氏其來邈哉斵以香木南海之僧絲而理之有嶧陽之清物逐所好歸之伯寧脫燎爐之融液拉玉雷而為朋藹然雜芬菲之韻琅然泛韶頀之聲嗚呼琴乎學者寡而其將孰聽倘鍾期之與遇又何啻一再行也

劉巨川簽事真賛

砂如其文宙亦盛夫紐岑樓或黽跌嬰嬰多一皆殊彼斗大黄金塗懸肘後擊賊奴氣雖豪空淪胥三摩浡重

嗟吁猗絫相好古徒知澹癖為贈予何所誌遺

四子問孝圖賛

天地之經其維曰孝魯人所瞻巨室是效四子致問庶幾要道因材為篤聖答各異發藥其偏從容和氣思煽皇風永錫厥類怡聲粹色玉佩華裾表之丹青清風穆如嗚呼安得一天下之慮究同是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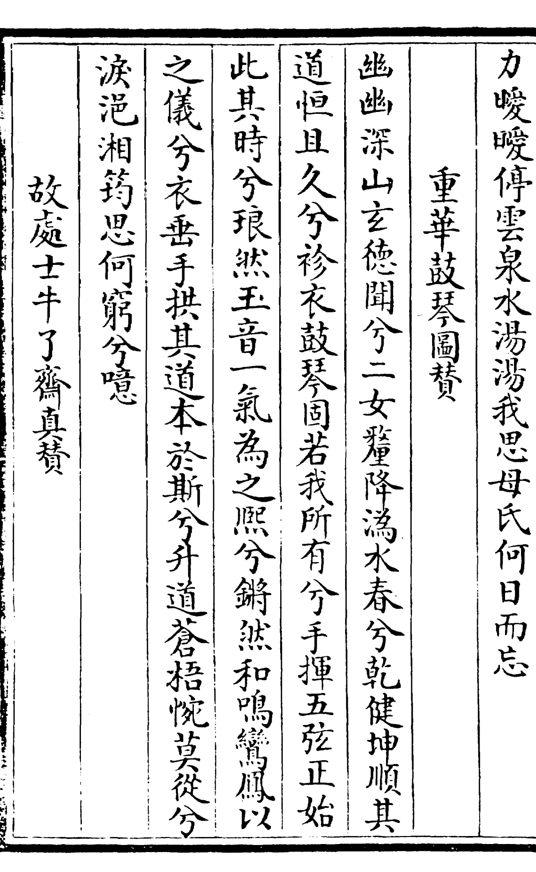
梁太師王彥章畫像賛

堂堂太師勇冠萬夫曽精甲之幾何破南城於一呼三

日奏捷數果不逾大厦將仆一木可扶衆且頋望我誓捐軀蒼髯糢糊日光炬如戰酣歸來氣欝犀渠惟孝與忠同歸異途緊錦囊之三矢與長矛而不殊宜乎文忠之筆大書特書不一書而已也吁

劉珍母王氏真賛

嗟嗟母氏恩斯勤斯自期寸章庶答春煕況復身後有養何施履霜濡露感懷歳時嗟嗟母氏健幹而慈奉己以約保家之肥致家之完乃有今日我食我衣皆母之



力暧暧停雲泉水湯湯我思母氏何日而忘

重華鼓琴圖賛

幽幽深山玄德聞兮二女釐降溈水春兮乾健坤順其道恒且久兮袗衣鼓琴固若我所有兮手揮五弦正始此其時兮琅然玉音一氣為之熙兮鏘然和鳴鸞鳳以之儀兮衣垂手拱其道本於斯兮升道蒼梧恍莫從兮淚浥湘筠思何窮兮噫

故處士牛了齋真賛

眼高一世舌本懸泉噴噀珠璣孰為後先樂育自好以全性天生也順受没吾寧焉彼顔渥而丹野服翛然尚知為鴈門儒將之裔庶幾青山白雲之仙也

故翰林應奉陶珉溪真賛

貌古而氣清言訥而行純此見於外者皆曰儒學之醇若夫該貫經史筆幹千鈞玉佩瓊琚大玩斯文足以泛珉溪之雪浪追顓軒之絶塵然綸恩甫沾而不禄壽蘄固於七旬天之報施果何有於善人㦲弁朱衣正笏垂

紳雖未及直玉堂之署尚知為元貞辭翰之臣也

房星贊

粉色黯淡雙緌浮絳冠箕如枉劔纓陽環夜半海氣湧火輪欲上鞭金虬赤幾躍入玄闕幽殆侶戰勝褰雲拋千金漢將非吾儔中令化筆通神謀冷風拂座寒颼飀

大德四年臘八日作

房四星為明堂布政之宫亦四輔也下一星上將次次將次次相上即上相所以理陰陽正教化南二星

君位北二星夫人位又為四表中間黃道之所從為天衢又為天闕南闕曰陽環其南曰太陽北闕曰陰環其北曰太陰亦曰天廄亦曰天馬主車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驂又主開閭畜藏之所也

松化石贊 燕城趙彥清家藏

伊石與松秉㚖堅潤雯華根節鱗皴挺勁儼鬅龍之淵潛蜿康溪之深濬伊艮震之交感化而為他山之琟逮霧巖之玄豹隱錦斑而如振水木清華坤靈藉重氣變

無方靜含妙用物貴異稱金鐙玉振昔焉不封於秦今也罔言於晉但摩挲而三嘆非張華而孰綜然室無滯而不富況殊方之奇貢嚮為山人隱和之具今作仇池怪石之供一線爐熏靄若雲翁栩栩蝶去夢繞神清之洞

蜕齋劉先生真贊先生諱思齊燕人

猗歟蜕齋蜕肆蟠蟉擴充家傳資深善誘愛波瀾之老成究黼黻之絺繡曾管窺於一斑竟韞匵而莫售我瞻

遺像氣豐而蔀一官廣文祿才升斗挈簞瓢兮屢空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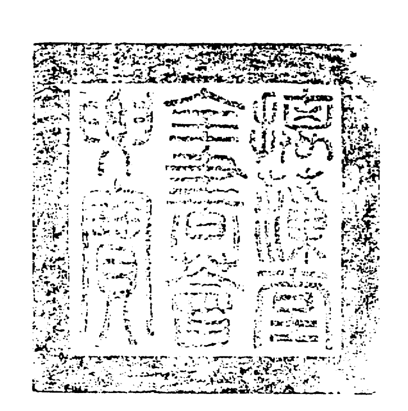
臧否之何有嗟共盡而奚言豈獨哀於吾友

蜺齋初與胡國瑞同年登第中統初為中書省掾後

辭歸為彰德路學官卒



秋澗集卷六十六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學正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劉本立

謄録監生臣魏繩曾